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辽金元文学 (上)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辽金元文学 (上)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周惠泉 杨佐义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元文学. 上/周惠泉,杨佐义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郭杰,秋芙主编)

ISBN 978 - 7 - 80702 - 897 - 0

I. 宋... II. ①周... ②杨... III. ①文学史—中国—辽金时代—通俗读物②文学史—中国—元代—通俗读物 IV. I209. 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64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i · Zhongguojuan

辽金元文学(上)

Liaojinyuan Wenxue (Shang)

主编 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 周惠泉 杨佐义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张 33.5

字数 57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702 - 897 - 0

定价 65.00(全三册)

总 序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而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历代各体文学，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宝库的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纵观世界史脉，每个古老而伟大文明的源起，都是以特定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为标志，并由此而流传后世的。谈起西欧文明的勃兴，谁也不会忘记古希腊神话的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考察南亚文明的发祥，也能从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记载中窥见其踪影。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上古的历史发展，也是与《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密不可分的。从此以降，历代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等等，无不通过生动形象、富于独创性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那就是感情炽烈而深沉，想象丰富而跌宕，语言生动而凝炼，形式规范而新颖。这种对立统一、内涵广博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也确乎是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曾产生过为数众多、并且各具特点的体裁形式。仅就诗歌而言，从先秦时代的古老的四言诗和富有南方地域风采的楚辞体，到汉代的参差杂言的乐府诗和整齐规范的五言诗；从唐代的句式整饬、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即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到宋代的句式长短不齐、富有音乐之美的词体（即长短句，又称诗余）；从元代的多用衬字、便于歌唱的散曲小令，到明清时代的表演于大庭广众的鼓书弹词……如此等等，其体裁之众多，形式之丰富，实为世所罕见。在散文方面，有骈四俪六、辞藻柔绮的骈文（韵文），有句法灵活、文气贯通的古文（散文），细分起来，则如碑、铭、论、赞、表、书、记、传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小说，在语言上有文言、白话之分，在内容上有志人、志怪之别，在体制上有长篇、短篇之异……同样是形形色色、难以备举的。体裁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具活力和独创性的艺术载体。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更涌现出许多卓越杰出的作家作品。从坚守节操、抗击腐恶、不惜自沉汨罗、以生命殉理想的贵族诗人屈原，到鄙弃流

俗、甘于淡泊、归隐躬耕以求独善其身的陶渊明；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那豪放飘逸的诗歌，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那遍布民瘼情结的篇章；从关汉卿在《窦娥冤》剧中对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到王实甫在《西厢记》剧中对美好爱情生活的热烈向往；从蒲松龄那简明精炼、寄寓深远的《聊斋志异》，到曹雪芹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从逼真描摹、严于解剖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鲁迅，到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歌巨匠郭沫若……，这不仅是一连串无法备举永世不朽的名人和名著，更是代代相承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伟大文学传统。这传统，由伟大的人民和一批又一批艺术天才的欢乐与痛苦、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并积淀下去，成为民族性格中烙印鲜明的文化基因，激发着、鼓舞着后世的人们朝向未来奋勇迈进。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学也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绚丽而多彩、各不相同却又互为依存的风格流派。从先秦到汉代，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诗经、以佐治鉴政经世致用为归宿的各体散文、以社会批判为基调的爱国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楚骚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汉末建安的动乱年月，则有“三曹”（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王粲、陈琳等）的慷慨悲凉的诗歌应运而生；魏晋以降，诗歌经由义理艰涩枯燥的玄言诗，走向意象鲜明清丽的山水田园诗；到了唐代，中国诗歌进入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除了李白、杜甫犹如并峙于诗史天穹上的双子星座，还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清新明丽的山水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激昂悲壮的边塞诗派；还有白居易发起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宋代文学以词为特色，于是出现了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婉约词派，相互补充，各擅胜场；在诗的方面，则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江西诗派；明清诗歌有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不同流派，诗论有格调说、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等不同主张，散文则有桐城派、阳湖派的演进更迭；及至近代，诗坛有伤时怀旧的同光体、立志革新的南社等；小说则有揭露黑幕的谴责小说和嘲花弄月的鸳鸯蝴蝶派；当五四运动吹响新文学的号角，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鼓吹“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也就崛起于新世纪的文坛了。总之，古往今来这些不同的风格流派，水平或有高低，成就或有大小，但它们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还显示着浑融丰厚、广博深沉的文化精

神。中国文化的价值尺度，向来是重心在人、以人为本，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必然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强烈倾向于贴近人生、干预现实的态度。无论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还是对阶级压迫的抨击；无论是对残酷战争的抗议，还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对淳朴自然的热爱，还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一切文学的主题，无不可以从人道主义的基调中寻出根源。也正因此，所以中国文学是以抒情性为主体的，叙事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补充而存在。在中国，文学绝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以文学精英为代表人物的人民大众的事业，是他们文化素养的标志，审美趣味的表现。相应于中国哲学之精髓的中庸之道，在文学上则强调中和之美，也就是情感表达上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含蓄蕴藉，言近意远。这些都来源于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又反过来深化了这种生活和性格。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犹如一幅幅生动优美、逼真细致的画卷，把整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精神、风俗人情，全面地展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人类文明宝库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是值得后世每一代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古代文学中相当数量的作品，其所使用的语言，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今天却变得古奥难懂了；其所反映的生活，当时虽然真切实在，今天却显得遥远隔膜了；其所表达的观念，当时虽然几乎妇孺皆知，今天却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虽说时间的樊篱隔不断人性的沟通和共鸣，但这些实际的困难，毕竟有碍于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学对后世精神生活的滋养。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便从历代文学中体会其美感，领悟其神韵，吸取其精华，从而促进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和谐社会建设，就的确成为一个有待深入探索、值得认真解决的课题了。

为此，我们特组织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大型著作《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全书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共包括“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辽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十卷，五百万字。本书的宗旨，在于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体、理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格调、

雅俗共赏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这既是为了真实、全面、准确、科学地再现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历程和主要风貌，给文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师生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是为了在学术研究与文学普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一般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之中，掌握一些文学史知识，加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了解，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鉴于本书规模之宏大、范围之广阔、写法之别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保持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力求有所创新的同时，也自感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疏谬之处或不能免。谨此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期把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郭 杰

2008 年 11 月

本卷序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国（916—1125年）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国（1115—1234年），它们与五代、两宋南北对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接着，在13世纪到14世纪下半期，蒙古贵族先后灭金与南宋，建立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1271—1368年），开我国北方民族一统中华的先河。当时由于中原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彼此碰撞，相互吸收，为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整合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使辽金元文学成为民族融合的珍贵结晶。

辽国是契丹族统治者在我国北方建立的政权。早在4世纪时，契丹民族即活动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后，它经历了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进而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辽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与中原王朝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彼此之间虽然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但也有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圣宗以后，辽国国势日盛，与宋盟好，使命交通，来往频仍，并且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汉文化的影响愈加深广，辽国文化也日益繁荣。正如《辽史·文学传序》所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卷一百三）

辽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实体，复杂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地域等因素，决定了辽文化必然接受多方面的影响。辽代文学与唐、宋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宋文学家在辽国最受推崇的是白居易和苏轼。契丹原本通行汉字，立国后又相继创制契丹大、小字，以后契丹字和汉字二者并用。写作诗文，多用汉字，当然也有人使用契丹文字。歌行体长诗《醉义歌》的契丹文作者“寺公大师”的真实姓名虽已不可确知，但是在金亡以前耶律楚材以汉文翻译该诗时所撰小序，将其誉之为“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足见寺公其

人当时曾经诗名甚高。该诗汉文译作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二言，它以“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奏出了雄浑昂扬、掷地有声的北国刚健之音，从中不仅可以透视契丹诗歌所能达到的可观水平，而且反映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相互融合。

现存辽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写作诗文，始于国初。其时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多为唐末遗民，具有唐代士人的气质和素养，颇喜吟诗作赋。一些契丹贵族，濡染于唐代文风，也雅好吟咏。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作者逐渐增加，写作技巧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大量涌现。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国的第一个大艺术家，知音律，善书画，工辽、汉文章。辽初中原文士流入北国者颇多，其中不少人受到重用，多有建树；却也不无去国怀乡之思，发为吟咏，见于篇什。其诗文作品格调旨趣与唐末五代本无大异，但是他们投身北朝以后，由于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思想感情受到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自然也有所改变。

辽代妇女作家的空前活跃，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契丹人以鞍马为家，后妃也往往长于骑射，军旅畋猎，未尝不从；甚至时有女杰率兵征讨，这自是中原妇女所不敢望其项背的。然而其中也不乏聪敏秀慧、富于才情者。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天祚文妃萧瑟瑟、秦晋国妃萧氏等皆能诗善赋，文采风流，不让须眉。所谓“辽邦闺阁多才”云云，诚非虚语。萧观音（1040—1075年）谏帝游猎无度而被疏远，因作《回心院词》十首，深寓望幸之意，凄婉动人，为世称道。萧瑟瑟工文墨，善歌诗，见女真兴起，日见侵迫，帝沉湎游猎，不问国政，乃作歌以讽，词颇激切。

辽代的口头文学作品，随着朝代的更迭，民族的兴衰，自也无人搜集整理，因此也多失而不传。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可知，辽代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惜多不存。

《金史·文艺传序》指出：“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卷一百二十五）金国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完颜旻）于1115年建立的政权。它在建元开国之初，先后灭辽与北宋，进而据有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同南宋对峙。其幅员则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近一百二十年之久。直到1234年，才被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所灭。

女真原是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骁勇剽悍，长于骑射。女真贵

族以马上得天下，建元收国之初，统治者忙于灭辽克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文学主要是借才于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这些人主要有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和张斛等，他们各以自己的创作为金初文学增辉添色，使原来比较寂寞的文苑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由于他们仕金往往有着特定的条件或难言的苦衷，从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于是便以“南朝词客北朝臣”的身份，表现了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其中宇文虚中（1080—1146年）是金初文坛的盟主，仕金为翰林学士承旨，与金熙宗的启蒙老师韩昉俱掌词命。至于蔡松年（1107—1159年）和吴激（？—1142年），则主要以词著称。二人词作齐名，号“吴、蔡体”。就金代初期文学发展的走向而言，正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文士内心深处所激发的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调，从而赋予金初文学以独特的风貌。由于这些作品饱含着去国怀乡的真挚感情，往往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除了南北朝时期由南朝而仕于西魏、北周的庾信的某些作品可以与之相颉颃以外，可以说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与上述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女真贵族代表人物完颜亮（1149—1161在位）的作品。这些诗词俚而实豪，诡而有致，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同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历史见证。由于它们为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某些新的因子，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发展过程，因而更加难能可贵。

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和金章宗明昌（1190—1196年）年间，由于对外达成了与南宋的和议，对内确立了封建政权的统治，使金国由“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金史》卷八《世宗下》）的征伐动乱年代进入“投戈息马，治化休明”（张金吾《〈金文最〉序》）的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的作家，与前期由宋入金的文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大多是在金朝的领土上成长起来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他们个人的进取造就了方便条件，于是他们便以“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王中立句）的气概登上文坛，推动着金代文学进入了新的境界。其作品或以昂扬的格调见长，或以闲适的情趣取胜，表现了由动乱走向复兴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文人辈出，作品繁富，比较重要的作家则有蔡珪、党怀英、王庭筠、王寂、赵可、刘迎、赵沔和周昂等。其作品不仅使人时见由于当时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带来的“鼓笛谁家赛春社”（王□《寓居南村》）、“太平有象麦连云”（赵勉叔《赋

雪》)的兴盛气象,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画面上再现了当时城乡“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葡萄秋倒架,芍药春满树”(刘迎《上谷》)的繁荣图景。而对繁荣背后掩盖着的社会矛盾和黑暗方面,也时有揭露。有的诗人竟大胆地替人民喊出了“尽说秋虫不伤稼,却愁苛政苦于蝗”(路铎《襄城道中》)的呼声。统观金代中叶的诗文,就现存作品而言,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者不多。这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主要是由生活决定的。封建社会也有它的上升时期,各个王朝时而也会产生黄金时代。金代中期的文学风貌,恰恰是大定、明昌年间“宇内小康”(《金史》卷十二《章宗四》)社会现实的反映。除了传统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外,这一时期文学的繁盛还表现在院本杂剧和诸宫调的发展上。金院本和金诸宫调的在汉文化 with 北方民族文化融会整合基础上的勃兴,为元杂剧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金宣宗(1213—1223年在位)贞祐二年(1214年),金室在蒙古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南渡黄河以后,兵连祸结,内外交困,整个政权呈现出一蹶不振之势。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国势虽然渐趋衰弱,文风却蒸蒸日上。许多作家对于蒙古兴师伐金,几次“塞马南来”所造成的“虐烟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李俊民《泽州图记》)的惨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再现了“鼓鼙声震,天穿地裂”(段克己《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的严酷现实。一部分文人,当干戈扰攘之际,曾经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逍遥涧谷,傲睨云林”(刘祁《游西山记》)、“几若淡然与世相忘者”(吴澄《〈二妙集〉序》)。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四海共兵塵”(麻革《上云内帅贾君》)的时代,因而战乱之苦、亡国之痛便不能自己地从笔端流露出来,形成所谓“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吴澄《〈二妙集〉序》)的状况。其中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等人在金室南渡以前就已负有文名,南渡以后则名望日隆。除了汉族作家以外,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文士,引人注目。其中包括完颜□、石抹世□、完颜斜烈兄弟、移剌粘合(廷玉)、移剌买奴(温甫)、夹谷德固、术虎邃、乌林答爽等人。至于崛起于金末的元好问,则是集金代文学大成的重要作家。元好问(1190—1257年)是鲜卑族的后裔,系出北魏拓跋氏。其诗规模李杜,力复唐音,“奇崛而绝雕剝,巧缛而谢绮丽”,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其词清雄顿挫,突破了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固有界限,呈

现出熔二者于一炉的明显趋势，豪放之外济以婉约，刚健之中兼含婀娜，可谓集两宋大成；其文绳尺严密，根抵盘深，正大明达，格老气苍，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来看，足堪接欧苏正轨。元好问作为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代伟人而出现，可以说是时代的、地域的、民族的各种条件所促成的。而融汉文化传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为一炉，可以说是元好问文学成就所达到的制高点；这一制高点不仅属于元好问个人，同时也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最高成就。它对于华夏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贡献。

有金一代的文学，在12世纪初到13世纪前半期引人注目地出现在祖国的北方，并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北人具有刚健粗犷的气质，因而往往呈现出质朴而遒劲的风格；中期以后，特别是贞祐南渡以后，则常常“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的某些流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金词和金文则在北宋词和北宋散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并取得了新的成就。金词对于北宋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金文则沿着“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巩固和扩大了唐、宋古文运动的阵地。至于在当时文坛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的金院本和金诸宫调，更是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崭新面貌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为元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条件。

东胡族系的室韦，是蒙古族的先民，最初活动在嫩江、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自北魏起，室韦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隋、唐时期，蒙古高原征战不已，室韦社会迅速发展。辽金时期，室韦臣属于契丹、女真。1206年，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以后，于鄂嫩河畔召集蒙古贵族和官员举行“大朝会”，会上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国宣告成立。以此为标志，蒙古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灭金克宋、横扫欧亚，建立大元帝国，开我国北方民族君临天下、一统中华的先河。《元史·地理志》称：元朝的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结束了唐末以来数百年的纷争割据，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代的文学，也以大一统的气势出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伴随着民族的交往融合，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整合嬗变的过程，传统

的文学样式继续发展，新兴的文学样式宣告诞生。

元代的诗人，比较重要的有刘因、赵孟□、虞集、杨载、范□、揭傒斯、萨都刺、杨维桢、王冕等。元初的诗人如刘因、赵孟□等多为宋、金遗民，他们大都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因而作品或隐或显地反映了民族意识，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中期以后，由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又使知识分子有了进身的机会，减少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因而诗风转为雅正。虞集、杨载、范□、揭傒斯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后期的重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王冕的作品揭示了元末尖锐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农民、渔民、蚕妇、盐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格外提出的，是元代的少数民族诗人。这些诗人，除了上面列举的萨都刺以外，还有耶律楚材、马祖常、迺贤、高克恭、余阙等。我们知道，蒙古贵族在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使社会经济遭受了很大破坏，但是国家的统一对各民族的融合却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少数民族诗人登上了我国的诗坛。他们不仅能够用汉语写出一手好诗，而且其语言运用的纯熟程度和作品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常常高出同时代的汉族作者之上。比如萨都刺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诗人。

至于从金代“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元代散曲，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独具特色的，成为元代诗苑中的奇葩。散曲最初是一种合乐的歌词，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前期以关汉卿、马致远为代表，其作品由于同民间歌谣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而一般呈现出质朴自然的风格和俚俗生动的特点。后期以张可久、乔吉为代表，其作品一般都趋向于典雅工丽，刻意追求声律的和谐和语言的华美。总而言之，散曲作为我国诗坛上全新的一种艺术样式，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新的光彩。

元代的散文大体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家主要有郝经、戴表元、袁桷、姚燧、姚枢、赵孟□、杨奂、王恽、程钜夫等，文风较为朴实；中、后期作家主要有吴澄、邓文原、马祖常、元明善、虞集、吴莱、欧阳玄、柳贯、苏天爵、杨维桢等，文风趋于典雅。

中国古典戏剧的主要形式——戏曲，经过周、秦以来乃至唐、宋、辽、金时期的孕育发展，在金末元初终于走向成熟，出现了新的杂剧。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剧本的科白部分承袭金院本

的体制，曲辞的组合则主要来源于诸宫调，是一种包含“唱”、“念”、“做”的综合性的戏剧样式。从唱腔和曲调看，由于“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徐渭《南词叙录》）传入中原，融会我国北方地区的民间曲调，从而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北曲。元杂剧的唱腔和曲调即以北曲为基础。杂剧在元代最初流行于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随着蒙古贵族灭亡南宋，也很快流行到南方。元杂剧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般认为以延祐年间（1314—1320年）为界。前期杂剧作家有八十余人。其中的本色派作家，主要有关汉卿、杨显之、郑廷玉、康进之、李行道、石君宝、纪君祥、李直夫等人；文采派作家，主要有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元代后期的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已经逐渐由北方的大都（今北京）向南方的杭州（今浙江杭州）转移。这一时期的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者仅二十多人，有作品流传的十多人。其中郑光祖、乔吉、宫天挺、金仁杰等，有一定代表性。

元代的小说，以话本为主。据《永乐大典目录》，该书一七六三六卷至一七六六一卷，所列均为评话，其中大都为元代话本，可惜均已失传。现存元代话本以小说和讲史为主，小说类话本计有《简帖和尚》、《曹伯明错勘赃记》等九种，讲史类话本现存《三分事略》、《三国志评话》等八种。小说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开明清小说兴盛繁荣的先河。

辽、金、元三朝，在我国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民族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伴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南下中原，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诗歌音乐的南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蜕变、更新和发展。正是从辽、金、元时期开始，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兴的文体开始崛起并走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总之，辽、金、元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轻视辽、金、元文学的观念必须改变。

周惠泉

2008年11月

目 录

总序·1

本卷序·1

1. “小山压大山”——耶律倍的诗·1
2. 以白乐天诗集为师的辽圣宗·4
3. 既吟何必昧真心·8
4. 耶律洪基的文学活动·11
5. 萧观音的《回心院词》·15
6. 辽代三位女作家·19
7. 辽代文坛上的汉族文士·21
8. 王鼎与《焚椒录》·23
9. 热爱诗的民族——契丹·26
10. 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宇文虚中·30
11. 笔端风雨驾云涛·33
12. “国朝第一手”吴激·36
13. 由宋北归的诗人张斛·39
14. 金代“爵位之最重”的文学家蔡松年·41
15. “后世山河属外人”的悲歌·44
16. “正传之宗”蔡珪·47
17. 金国乐府第一词·50
18. 梦中喜得“方寸白笔”的马定国·53
19. “操笔文章学古风”的祝简·56
20. 张子羽与“六师友”·58
21. 热血男儿朱之才·61
22. 朱自牧诗扫描·65
23. “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的刘汲·68
24. “虚舟居士”郝侯·70
25. “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的任询·73
26. 赵可——“三以文字，遇知人主”·76
27. 仕宋、仕齐、仕金的施宜生·79
28. “一吟一咏，冠绝当时”的海陵
 王完颜亮·70
29. 春风过水略无痕·85
30. 天涯沦落的诗人王寂·88
31. 折节读书的刘仲尹·92
32. 太子司经刘迎·95
33. “语意高妙”的许安仁诗·98
34. 文坛盟主党怀英·100
35. 李辰妃联句·103
36. 韦应物的后继者王磬·105
37. 直言敢谏的路铎·108
38. “有气象而工于炼句”的诗人师拓·111
39. 郾权“漫留诗句懒题名”·114
40. 赵秉文的文学批评·116

41. 杨云翼“视千古而无愧”·119
42. “官止五品”的刘昂·122
43. 投笔从戎的文人刘中·125
44. “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的李纯甫·127
45. 敦庞一古儒,风采自名臣·132
46. 辽东名士庞铸·135
47. 别具诗眼的盲人赵元·139
48. 女真宗室的“第一流人”完颜珣·142
49. 归思浓如鸭绿江·144
50. 集金代学术大成的王若虚·149
51. “天资野逸”的麻九畴·153
52. 出口成章的刘从益·156
53. 能政能文宋九嘉·158
55. “躯干雄伟,髯张口哆”的雷渊·161
55. 雷瑄与关辅饥民的悲歌·164
56. “衔恨入荒原”的诗人王元粹·167
57. 未成名家的辽东奇才李经·173
58. “笔头仙语复鬼语”的短命诗人王郁·175
59. 李汾“千丈豪气天也妒”·178
60. 辽东奇才高宪·181
61. 金末辽北才子王浚·184
62. “魏帝诸孙”元好问·187
63. 龙腾虎卧好问诗·191
64. “熔豪放婉约为一炉”的元好问·196
65. 元好问宗唐变宋的鼓吹·200
66. 诸宫调——金代走向繁荣的新兴文体·204
67. 金代的女真语文学与金世宗完颜雍·207
68. 元杂剧的勃兴·210
69. “杂剧班头”关汉卿·214
70. 六月飞雪《窦娥冤》·217
71. 智勇双全《救风尘》·221
72. “单刀赴会”关云长·225
73.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229
74.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234
75. 汉宫秋深,昭君出塞·237
76. 围绕赵氏孤儿的生死搏斗·242
77. 石君宝与《秋胡戏妻》·245
78. 李直夫与《虎头牌》·248
79. 郑光祖《倩女离魂》奏出的浪漫爱情曲·250
80. 郑光祖《王粲登楼》·254
81. 呼唤公正与正义的《灰阑记》·257
82. 李逵负荆请罪·260
83. “小汉卿”高文秀·263
84. 陈州粳米话包公·266
85. 《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中的生死人神恋·270
86. 《潇湘雨》中的崔通和张翠鸾·273
87. 书生韦皋与名妓韩玉箫的两世姻缘·277
88. 张国宾与王仲文·281
89. 《范张鸡黍》与《七里滩》·284

- 90.王伯成杂剧与《天宝遗事诸宫调》·287
- 91.《东堂老》浪子回头警世人·289
- 92.杨梓与金仁杰·290
- 93.散曲——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294
- 94.豪放派散曲·298
- 95.清丽派散曲·302
- 96.蕴藉风流、泼辣幽默的关汉卿散曲·306
- 97.富于独创性的王和卿散曲·311
- 98.白朴的兴亡之叹与闲适之情·314
- 99.“秋思之祖”马致远·317
- 100.采莲之歌——杨果的散曲·320
- 101.商挺与他的[潘妃曲]·323
- 102.卢挚的怀古散曲·325
- 103.休闲与感慨:张养浩的散曲·328
- 104.杜仁杰与《庄家不识勾栏》·332
- 105.一生致力于散曲的张可久·334
- 106.具有鲜明特色的乔吉散曲·337
- 107.最富现实意义的《上高监司》·339
- 108.兼容南北曲风的贯云石·341
- 109.文采风流薛昂夫·345
- 110.“碧海珊瑚”杨朝英·348
- 111.善写闺情的刘庭信·351
- 112.托为畜言鸣不平·354
- 113.蒙古王朝的第一位著名诗人
耶律楚材·357
- 114.皈依空门的开国元勋刘秉中·360
- 115.被幽禁十六年的诗人郝经·362
- 116.为文“不蹈袭前人”的王恽·364
- 117.“不召之臣”刘因的诗词文·366
- 118.“一祖三宗”之说的首倡者方回·369
- 119.故国之思与民生疾苦的歌·374
- 120.“波澜唐句法,潇洒晋贤风”
——仇远的诗歌·376
- 121.“松雪道人”赵孟頫·379
- 122.水光山色不胜悲·382
- 123.“草庐先生”吴澄·385
- 124.正直恤民的陈孚·389
- 125.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392
- 126.“杏花、春雨、江南”:虞集的追求·395
- 127.“百战健儿”杨载·398
- 128.“唐临晋帖”范梈·400
- 129.“三日新妇”揭傒斯·403
- 130.警策与平易相兼的欧阳玄之文·406
- 131.流畅清峻,文辞谨严·408
- 132.“缜而不繁,工而不镂”的柳贯·410
- 133.“渊颖先生”吴莱·412
- 134.周权——“简淡和平而语多奇隽”·415
- 135.唱出民生疾苦的许有壬·418
- 136.萨都刺的诗·421
- 137.萨都刺的词·424